

废苑

Fei Yuan

● 陈占栋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目 录

●第一章 五虎二凤 (1)

郭希贤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有五男二女七个后人。第一个儿子降生，他以“仁”字给儿子命名后，便下定决心，要生够五个，把古训中的“仁义礼智信”全部用上。其妻郭高氏不负重望，种瓜得瓜，栽豆得豆，不出八年，真的为他添了五个生龙活虎的儿子，其间还穿插捎带着两个闺女。

●第二章 鬼子来了 (29)

大伙从未见过日本人，想象着他们一定是黄头发，蓝眼睛，红鼻子头，貌似阎罗殿里的小鬼。郭长礼躲在情人春草家，春草让仨孩子唤长礼为爹，郭长礼笑着说：“叫爹，我怎么这么别扭呀。”春草说：“总比叫你大哥强。”郭长礼拦腰抱住春草，放在炕沿上，扯开裤，凑将上去，一番蹂躏……

●第三章 狗男狗女 (55)

凤兰和德起结婚了，洞房里的两个人躺下，两颗心怦怦乱跳。壮了半天胆，德起挺挺地扑过去，撩被把凤兰抱起，钻进自己被窝，凤兰紧闭双眼，任他气喘吁吁的行动，稍许，便如同被风吹起的涟漪，全身酥软，禁不住扭动起屁股，摇摆起腰肢，德起只顾在上面拼命地摇曳着……

●第四章 永定河…………… (75)

伪保长高青林一边按日本人的旨意收缴枪支，一边忙于平息后院之火——大婆赵氏和小婆蓝氏打起来了。高青林自然偏袒蓝氏，这引起赵氏不满，她有意去诱惑长工刘长茂。晓得女主人的心思以后，刘长茂不再迟疑，三下五除二把她剥个精光，立即接上火，一个娇柔万千，一个挺拔刚劲，随着一声接一声的呐喊，两人裹在一起，把欲火烧到最旺，同时，也把绿帽子给伪保长戴上了。

●第五章 哭祖夜…………… (117)

警备队长是个高丽人，最喜欢的就是寻花姑娘作乐。万般无奈，高青林只好把自己新近霸下的姑娘翠珠献上，看架式翠珠是把高丽鬼子伺候舒服，一天三顿饭都是手下人送到寝室里用的餐。谁知道，有一天，高青林和高丽鬼子扫荡回来，看见床上滚着一对男女，那女的正是翠珠。

●第六章 棺板洞房…………… (144)

郭希贤把小儿子长信给丢了，一家老少原地不敢动，寻了三天，也没能将他找回来。他们是一家子手牵手过凤良渡走散的。当时，日本人跟中国军队正在开仗，扶老携幼背包扛担的难民，把这个破烂的古渡口塞得满满当当，快要撑爆了。长仁、长义一左一右架住高氏，郭希贤一手牵着慧兰，一手领着长智，忽的发现，儿子没了。

●第七章 竹板酿成的真理…………… (185)

郭长礼截了粮车，日本人倾巢出动，幸亏一个大嫂相救，几个汉奸兽性大发，三两下除去大嫂的裤子，欺身上去……听着大嫂的骂声，郭长礼觉得自己灵魂出壳，他觉得自己是那么丑陋，那么渺小。鬼子和汉

奸走后，郭长礼扑通一声给她跪下去，“干娘——”

●第八章 匪年宣言 (229)

竹帘一挑，郭长智视线里多了个女人，窈窕婀娜的向大门这边走，左右晃动间，郭长智综合概括出了她的全貌，一双杏眼上高高地悬着一对弯得几乎可以对折的眉毛，浸着细水珠的小鼻子端端正正地安在粉嫩的两颊中间，下面朱唇小嘴半张着，露出里面的两排整洁的皓齿……

●第九章 寒梦女 (255)

郭长礼被编入县大队，觉得很受限制，一天房东女人送饭，乌发如云高高的盘在头上，让郭长礼眼直心跳，郭长礼张臂将女人搂紧，一张大嘴到处乱拱，女人极力躲避着，哀求着。郭长礼哪管这一套，双手齐上，摸索一阵，便去解带松扣，她两手紧紧地护住不让他解，郭长礼扇了她两个大嘴巴，趁她一失神的功夫褪下她的裤子……

●第十章 最后的故事 (325)

枪毙郭长礼的时候，许多拳头向他打去，郭长礼的身上早已失去了知觉，疼，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什么敏感可怕的东西。打在他身上与打在别人身上，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两样，枪声响了，郭长礼的身子扭曲抽搐一阵，凝成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
第一章

五虎二凤

郭希贤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有五男二女七个后人。

第一个儿子降生，他以“仁”字给儿子命名后，便下定决心，要生够五个，把古训中的“仁义礼智信”全部用上。其妻郭高氏不负重望，种瓜得瓜，栽豆得豆，不出八年，真的为他添了五个生龙活虎的儿子，其间还穿插捎带着两个闺女。

生七八个孩子稀松平常，可是按五男二女的比例分配可不容易，这是五虎二凤的吉兆。这七兄妹中，将来必能惊天动地，全是大富大贵之人。郭希贤意识到，再不能要了，必须严加控制，可自己如狼似虎，邪劲大，到晚晌就安生不下来，老婆郭高氏也正在妙龄，而且一向尽其职责，万一给他降下个第八胎、第九胎来，破了他郭家好不容易修来的祖德。

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，夜里撒吃症、说梦话、翻身咬牙的次数增多，夫妻俩相拥的机会越来越少，渐渐地也就淡漠下去，转而一心一意地侍候照料孩子们的成长。

他们都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七个孩子而来的。

老大长仁最听话，让他往前走三步，他不敢多挪半步。老二长义终日闷头干自己的事，扎在屋角里糊风车，削棒尖，编蝈蝈笼子。只是老三长礼颇为淘气，他是郭高氏生的这七个孩子中唯一一个落地就一声不出，睁开眼四处乱寻摸的，当时郭希贤曾断定这小子

将来必有大出息，倍加爱护他。

谁料想，这长礼越大越不像话，欺负弟妹，戏耍兄长，家里有点好吃的不管你藏在哪儿，长礼他都能偷出来吃了。

入秋后，郭希贤赶集，兜回来半口袋柿子，个个红中泛青，甚是馋人。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，长礼已经飞快地抢在手里一个，不想一口下去，涩得他拉不出舌儿地吐唾沫。

郭希贤看着他乐，“让你小子嘴馋，活该受罪！你们几个听着，这柿子还没熟透，没法儿吃，等着下第一场雪放软了，凉甜凉甜的吃着才过瘾呢。”郭希贤训斥着。

兄妹几个点头应“是”，望着老爸将柿子码放在西厢房的墙柜上，然后眼巴巴地等着下第一场雪。可这雪也奇了，哪一年都是老早就该下雪了，到今年愣是撑到腊月二十才飘落下来。

孩子们早晨睁眼一看，白亮亮的一片，立刻欢呼着，吵闹着，好歹把衣服穿戴上，撒了欢儿似的一齐奔到西厢房。柿子还好好地摆放在墙柜上，一个个圆鼓鼓红得可爱，可等拿在手里一捏，都愣了。“爸爸，这里都空了，都没水了。”孩子们吵吵着把消息报告给了郭希贤。

郭希贤起初还不信，来到厢房拿起一个一看，里边不仅没水，连一个“小舌头”都没有了。他环视一下，老三长礼躲在兄妹们后头，一脸漠不关心的样子，立刻明白了大半。“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一把扯过长礼。

“不是我干的！”郭长礼哪里肯招。

郭希贤气不打一处来，举手给了他三巴掌，长礼的瘦脸顿时胖了一倍。“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，不承认的话，我打烂了你。”

长礼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，抽抽噎噎地招认了全部经过。“天老不下雪，我等不及了，就趁傍晚摸进来偷尝了一个，又甜又好吃，就又吃了一个，还不过瘾，又吃了一个，第二天还想吃，又怕数少了被弟妹们看出来，他们常上这屋来瞅，有时候长智还用手摸呢。”

长智红了脸分辩，“凤兰、慧兰也摸过！”

两个女孩不乐意，“你要不先摸第一下，我们就摸了？”

“都给我闭嘴！听他说！”郭希贤冷着脸训斥道。

“我就用手抠开一个小口，把里面的东西嘍出来吃完，再把皮吹鼓，按原样放好。后来有几个自个又蔫了，我就又吹进去两口气，……”

没等郭希贤动手，几个孩子早红了眼，一齐扑过来将长礼按倒，没脸带屁股的一顿臭揍，然后又蜂拥着抢剩下空皮的鼓柿子往嘴里塞。

这次行动，使长礼成了孤家寡人，兄妹们没一个愿意跟他玩儿，而且过年时该给的压岁钱，也没他的份儿。恨得长礼偷放了他们十多个爆竹，往他们的粥碗里偷偷吐了好几回唾沫，这才觉得稍稍解了气。

转眼开了春，拉粪犁地，栽瓜点豆，农活渐渐忙起来。郭希贤就叫上两个大儿子帮忙。

长礼为图热闹也随着去了。不想活路太重，父亲督促又严，一坑一垄都不得马虎，远没有在家逍遥自在，便扯谎说自己肚子疼。

“没用的东西！懒驴上磨——总有说辞儿！长义，领他回去。”长义放下手中的家什，过来领他。他连连摆手，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认得家，我自个儿能回去，让他跟您干活吧。”说完，撒腿往家里奔。郭希贤知他耍赖，懒得理他，招呼着两个老实儿子种地。

长礼丧荡游魂般地在村里闲逛着，两只眼四处乱寻摸。忽见一女人急匆匆出了大门，解带宽裤，奔进自家茅厕。长礼好奇，悄悄地摸过去。

这一带村子的茅厕都是用玉米秸架成的，或方或圆，围成一个带口儿的小圈，中间地上挖个二三尺深的土坑，一家老小便进进出出的在这里如厕。日晒雨淋，经年积月，本就不严实的秸杆栅栏，变得更加稀松，只是遮遮耳目，挡挡君子罢了。

长礼凑到近前，从背后看了个正着儿。白乎乎一团，像娘过年蒸的那一个个白馒头。长礼恨不得把脑袋扎里面去看，可那女人不给他那么多的时间，从身旁捡了块土坷垃，好歹蹭了两下，便提起了裤子，左右一别，扯下搭在脖子上的红裤腰带系了系，迈步走了出去。

长礼赶紧跳起来往外溜，在女人将要出门时，他看清了她的侧脸，黑黢黢的不甚平整。长礼偷偷地窃笑，那么黑的一个老娘们，屁股却白得可爱，是不是所有女人的屁股都那么好，那么白呢？

日头过午了，郭希贤才领着两个大儿子扛着家什，牵着那头山屹瘩小驴赶回家。

郭高氏早把贴饼子疙瘩汤做熟，桌面上还放着一小碗自家酿制的黄酱，一把小葱。长智、长信和风兰、慧兰早已等不及，用小手指沾黄酱往口里抹了无数回。

“爸，你怎么这晚才回来，人家都饿坏了。”

“这还晚？地里还有干着的呢！你们就知道吃！吃！吃！那粮食能从天上掉下来？你们七个跟一群狼似的，早晚这十几亩地被你们吃光了！”说着，郭希贤坐到桌前，高氏盛汤，两个女儿一碗碗给端上来，爷儿几个稀里胡噜吃得山响。

高氏张望了一下，发觉桌上像是少了个人，仔细数数，的确不见了长礼。“他爸，长礼呢？他怎没跟你们一块儿回来？”

郭希贤嚼着饼子环视一下，低头争食的孩子中间真的没有老三长礼。“这王八羔子，早该回来啦，到地里没跟我干半个时辰就嚷肚子疼，就跑回来了。”

“我这半天没出一回大门，没见他进家呀。风兰，你看见你三哥了吗？”

风兰眼皮没抬，盯着酱碗自顾进食，含含糊糊地回答：“没，没见着。”

“我也没见着。”长信精精神神地说，好像极光彩荣幸。

“那他会跑哪儿去了呢？”郭希贤停住了筷子。

“你也真是，咱地头离村有三四里地远，这么大的孩子，你愣是放心让他自个儿回来，半道上万一让拍花子的给逮了去，你可往哪儿去找人啊！”高氏不住嘴地埋怨。

“我是说让老大送他回来，他不肯，自个儿先跑了。地里那么多的活路，我还有功夫去追他呀！”

“活多忙也不能不管孩子呀，这要是出点事，看你可怎么办吧。”

“你别他妈唧唧囔囔好不好！丢了就丢了，大不了再生一个！”郭希贤既感到难受又感到生气，他还真没想到十几岁的孩子会被真的偷走了。

六个孩子大多已吃饱，停了进食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个大人争吵，甚是开心。

“笑什么笑？老三找不到了，你们倒乐开没完了。去，给我找去！”高氏一声令下，孩子们跳将起来，撒着欢儿往外跑。

“长信、慧兰你们俩留家。”高氏在后面叫住了那两个丁点大的孩子。

两个小不点儿直愣愣地站住，“叫他们去干嘛不叫我们去？”

“你们俩太小，找不回老三，再把你们俩给饶进去。”

两个孩子不情愿地站在大门口，眼巴巴地盯着外面的土街。

很快跑回两个孩子，在大门外头就嚷：“爸、娘——，快瞅瞅去吧，三哥跟殷家的绍良打架呢，大哥、二哥也上了……”

郭希贤夫妇赶到时，几个孩子正滚打在一起。殷绍良人高马大，抬手动脚在老三长礼身上施威。老大、老二也站在殷绍良身边试图扳回局面。眼看着长礼蹦着脚儿打不到殷绍良的身上，一味在那里乱拼。

“爸来了！”

“娘也来了！”

随在夫妇俩身后的小弟们使劲地呐喊助威。

长仁、长义听到了，立刻来了精神，跳上去，抱腰的抱腰，扳腿的扳腿，殷绍良只有招架之功，全无还手之力，最终被掀翻在地上，长仁也同时被砸在身下。老三得了还手的机会，骑将上去，左右开弓，抽打绍良的脸，口里骂不绝声。绍良疼得哇哇乱叫，无奈四肢被郭家弟兄们按个结实，生动弹不得。

郭希贤见儿子得了手，放慢了脚步，好一会儿才踱过去把他们喝开，“绍良，你这么大岁数怎么欺负人呀？”

“是呀，跑出这么远追打长礼，他可是比你小好几岁呀。”高氏也气愤地质问。

“我追打他？你也不问问他干什么来着。打烂了他都不多！”殷绍良从地上爬起来，两眼鼓鼓地盯着长礼，小拳头紧握着，随时准备冲上去撕打他。

“他干什么啦？那也不至于你这样打他呀。都是一个村子的小伙伴儿，至于这么狠吗？今后还一块儿玩不玩？”

绍良眼圈泛红，“你们就知道偏向着他，他不干人事你们也不管！”话声里带出了哭音。

“我什么也没干！我就在那玩儿呢！”长礼竟有些理直气壮起来。

“谁趴在那地方玩儿？”

“我愿意！我愿意！”

“你愿意为什么见我就跑？”

“我是见你就跑的，我是饿了，跑家去吃饭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你吃狗屎！”

“吃你妈的狗屎！”

“你妈的，你妈的！”

……

高氏听见自己都拉狗屎了，气得直哆嗦，“绍良，你再满嘴胡

哈，我撕巴烂了你！”

“你家长礼才满嘴胡哈呢！我妈去茅坑撒尿的时候，他趴在那儿看我妈的白屁股，不要脸！臭流氓！”

“你臭流氓！你不要脸！我没看，我就是没看！”长礼歪着脑袋不承认。

“你看半天了，让人逮住了还不承认，一点脸都不要！”

凤兰、慧兰捂住鼻子，长信也随了两个姐姐捏了鼻子嚷：“臭死了，臭死了，三哥看人撒尿，真丢人现眼！”

长礼被说得浑身不自在，想一想这都是绍良抖落出来的，心中顿生恨意，弯腰拾起半块砖头，趁绍良正直着脖子跟大人们说理的机会，挥手向他左脸上贴过去。

绍良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被拍翻在地上，脸上一片血。长礼不等大人们反应过来，一溜烟地跑远了。

郭希贤赶忙扶起绍良，好生安慰，又回自家在囤里量了一小斗麦子，送绍良回家。

殷家本欲大动肝火，见他扛来一斗麦子，家里也正在闹饥荒，揭不开锅，寻思用这斗麦子去集市上换回玉米谷糠之类，对付着能过上三两个月不愁吃喝，也就没深加追究，说了些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不必客气，要是换了别的村的，一定不轻饶之类的话，便送郭希贤走出自家大门。

屋里的绍良抽抽嗒嗒地哭，他娘见了又心疼又气恨，“你个废物，没用的东西！这么大的个子，让那么点个小嘞豆儿孩子给打了，还有脸来家里哭！”

“人家没防备，要是面对面，他三个长礼也不是对手呀！这个小王八，再见面我抽不死他！”

“行啦，别在家发狠了，过来我给你把伤口洗干净，上点药。”

绍良走过去，他娘在外间靠北墙佛爷龛下的小铜香炉里抓把香灰，涂在他脸上，绍良龇牙咧嘴地嚷疼。

“叫什么叫！过两天就好啦。”

“您还对我横，我这全是为的您，他从栅栏缝儿里面看你的屁股……”

“老娘连死的带活的生了你们五六个了，还怕他一个小毛孩子瞅！谁爱瞧谁瞧！”

绍良自讨没趣儿，不再言语，倒在炕上哎哟唉哟地装熊喊疼。他娘捧了把麦粒，放进大锅里，架火烧饭，等麦粒煮开了花儿，从筐子里抓出两把野菜，也不洗不切，一股脑儿扔进锅里，盖上锅盖，焖了一小会儿，自个儿先取碗盛了半碗尝了鲜，才喊绍良过来吃，绍良不顾伤痛，抓起来便吃，稀里呼噜就下去四大碗，嚷着香的同时，却忘记了自己刚才精心设计的复仇计划。

长礼却着实没敢回家，一溜小跑出了村子。三天后，郭希贤到处寻遍不见人影，走投无路找到十五里外的丈人家时，见长礼正跟小表妹玩儿在一处，亲热得不行。

郭希贤感叹儿子人小胆大，不忍严惩，好歹给了他几巴掌，把他领回了家。接着便又领着两个大儿子，牵着那头小黑驴下地去了。这一家九口，都等着他在这十几亩地里刨出的粮食下肚呢，他不尽心，全家都得饿肚皮。

不想，这老三长礼旧病未改，又添了新毛病。终于有一天，大妹妹凤兰被他欺负了，哇哇大哭着寻到母亲，诉说原委。

长礼有一天避开其他人，把凤兰扯进了院外的柴草棚子。

“干什么呀你？有什么话非得躲到这里说！”凤兰一脸的不耐烦。

长礼一把将她推倒在乱草垛子上，双手向凤兰伸去。接着像小豹子一样扑上去，在凤兰的身上翻滚摇曳，凤兰疼得直哭……

这下可糟了，自己少不得又得挨顿毒打，得跑，跑得远远的，永远不让爹妈看到。想到此，也不管妹妹的死活，撒开腿冲出去，飞快地出了村子。

也是活该他挨揍，郭希贤犁地时坏了耢子，扛着回家来修。见三小子两条小腿倒腾得飞快，闷头朝这边跑来，猜想他准做了错事，被他娘追打出门，遂不声不响地迎过去，一把揪住他脖领子，“哪儿去？说，你又干什么事啦？是不是做坏事啦？”

长礼见了父亲吓了个半死，瞠目结舌说不出一句整话来，这就更应了他爸的猜想，“走，跟我回去！见你娘问明白了再说！”长礼脚不沾地地被拎进家门。

屋里，高氏刚听完女儿的哭诉，捡些破布条子塞在她裆下，嘱咐她并腿不许动，见丈夫把小三子拎回来，上去唰啪就赏了他几个嘴巴，“你这不是人的畜牲！居然糟蹋到你妹妹的头上来啦，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嫁人！”

郭希贤纳过闷儿来，抬腿踢翻了儿子，“小王八羔子，你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呀！今天我不打碎你，我就不是亲生父母养的！你祖奶奶的……”

骂着将他提出屋，横在院东枣树下，寻根细麻绳把他吊上去，抄起条皮带，劈头盖脸地抡下去。

长礼开始还为自己做了错事不敢言语，后来被打得实在难忍，急眼发了狠，“郭希贤，你往死里整我，不认我这个儿子，我也不认你这个爹！除非你今儿个打死我，否则你这会儿打我一下，到老喽我饿你一天！”

“好你个王八蛋！跟我叫起板来了，你奶奶的，看是你狠还是我狠！”手上攒足了劲儿往下招呼！

“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”长礼两眼喷火，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爹，口中极清脆地报着该饿父亲的天数，“三十六天，三十七天……”当准备饿爹一个月零十天时，他急火攻心，撑将不住眼一翻，昏死过去。

郭希贤正打得起劲，感觉没了动静，抬眼望了望三儿子，“数呀，你怎不数呀？小王八蛋，我整治不了你得了！”幸灾乐祸地踹他

一脚，丢下皮带，转身修理剃子去了。

高氏妇人又恨又疼，那一声声鞭打，一次次报数都敲在她心尖儿上。孩子再坏，再不是个东西，他也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呀。可当爹的管教孩子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他正在盛怒之时，自己也不敢上前去劝。听得外面没了动静，她翘着小脚儿走出来，见半空中的儿子随风轻荡，恍若吊死鬼儿一般，心里起急，奔过去就要动手解绳扣儿。

蹲在厢房屋檐下的郭希贤一声爆喝，“你给我住手！”

“孩子都没气了。”高氏急急地嚷。

“断气了才好呢！这样的畜生留着有什么用，等着老了他好一个月一个月的去折磨咱们老俩口呀。”

“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你跟他治什么气，他说的不过是些气话，到老了还真的饿你不成！”

“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这畜生这辈子好不了，与其留一个老来冤家，不如趁他还没成多大的祸害就先整治死他。”

“你这人今儿个怎这么狠，虎毒不食子呢，何况是人，你真是忍心让他死？”

“反正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，现在整死他，将来我好过些舒心日子。”

高氏说不过丈夫，却又不肯离开树干上的绳子扣儿。

郭希贤见老婆不听话，一下子火了，“你给我滚开！再敢多嘴，我连你一块儿绑上。滚！你奶奶的给我滚！”

高氏无奈，抹着眼泪离开枣树，进屋躲在窗子后窥视丈夫。

郭希贤很快修好了家什，站起来扛在肩上，冲着屋里喊道：“我走了之后，你们谁也不许把他给我放了，就这么吊着，他前半夜死，我绝不拖到后半夜去埋。”说完，大步流星地出了家门干活儿去了。

高氏没听从丈夫的话，他前脚出了大门，她后脚就把三儿子解了下来，慌手慌脚地抱到屋炕上。长礼脸色铁青，双唇紧闭，四肢已

经冰凉，唯有心口窝儿有一息热气。

高氏在屋地上转了三圈儿，才想起为儿子请大夫，连忙唤过长智。“你去村北，把张先生请来，就说你哥眼看就不行了，让他别耽搁，快点儿过来。”

长智领命而去，撒腿如飞，一会儿便请来了张仲连先生。这张先生半世求取功名，不知是自己才疏学浅，还是清末科举场子里营私舞弊过于严重，总之是逢考必到的张先生三十年来未能捞上个秀才当，本想继续考，怎奈孙大总统南边一起事，袁大总统便推翻了满清王朝，把个科举这等盛事也给废了，断了张先生求仕之路，眼见得前途无望，他才想起为人要济世救疾，遂翻腾出四五本医书，像应试时那样，逐字逐条背下来，看病情照方抓药，竟也医好了一些人的病，虽未成名医，也算服务了一方的百姓。村人头疼脑热，腹泄便秘之类病，再不用跑到十几里以外去接先生了，张先生后半辈子也有了吃喝。

却说这张先生进得屋来，不顾劳累，探身察看病情，又问明事情原委以后，判定这是急火攻心的症候，遂从包中取出银针，在长礼头脸四肢上拧下七八针。

一会儿只见长礼抽搐几下，醒转过来，睁眼看看众人，长出了几口气，又昏睡过去。张先生将银针急捻，让他又醒过一回，然后起针入包，“这娃儿气性太大，恐怕一时半晌不会好过来，不过，我刚才的几针已经救了他的命，不会有什么危险了。”

“那您看，他怎么还睡着不醒呀？”高氏急切地探问。

张先生不屑地一摆手，“古人云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他现在这样儿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还想让他一下蹦起来满院子里去玩呀，那神医华佗、扁鹊在世也做不到呀。攻心的急火得慢慢消散回到四肢百骸……”

高氏哑口无言了，唯有心里存着十二分的感激。张先生起身要走，高氏赶忙挽留。“这眼看都晌午了，您还回去干嘛，就在我们这

儿吃吧，他爹一会儿就回来。长智，去，到铺子里赊二斤酒去。”

张先生刚欠起的屁股又放回椅子上，“我家里也准备饭了，何必还让你再破费呢。”

“您老是贵人呢，平时请都请不到，这会儿怎能让您走呢？您肯赏脸在这里吃酒，我们都跟着有面子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“我先给您烧壶茶，省得老让您干坐着。”

“也好，也好。”

郭希贤扛着家什赶回家时，桌上早已摆上花生米、摊鸡蛋、腌萝卜条和凉拌小葱四样大菜。桌旁坐着的张仲连先生也早已等得饥肠辘辘，一脸的不耐烦，以方便方便为由，到大门外张望了四、五回。

郭希贤假意热情地打过招呼，跑进灶间质问妻子：“他怎么在这里吃饭？”

“你没见炕头上躺着的三儿，要不是人家张先生医道高明，长礼小命早没了。”

“那，那你也没必要弄这么多菜呀。那碟花生米足有五六十颗，这要是种地里面，秋后能打一大抱回来呢。”

“好歹人家算是个先生，还能当你们家八竿子打不着的烂亲戚一样招待。”

郭希贤听她说得有理，可心里又不甘示弱，便问：“你给他做什么吃？”

“杂和面面条儿。”

“你看你，有米一锅，有柴一灶，好东西都给他吃去了，咱今后还过不过日子？”

“那面我已经和出来了。”

“现在就煮，捞盆里多泡会儿出数，待会儿我叫上面时，你把碗捞浅着点儿，里面多带些汤水，水喝多了也占地方。”

张仲连先生哪里顾得了主家是什么脸色，开喝以后，眼就没离开桌面，筷子也长了眼，哪盘菜好吃，哪盘去得勤，直到只剩一点点，不好意思再夹了，才移向另一盘。口中之乎者也地抖落些圣人遗训之类的话，且还不住地劝郭希贤吃菜喝酒，好像是他在作东，请郭家吃饭一样。

郭希贤开始时不舍得多吃，等看明白自己不吃，张先生也不会让四个盘子剩下菜的局势以后，索性也大嚼起来。高氏在一旁看在眼里。恰巧两双筷子同时夹住唯一的一块鸡蛋时，两条汉子同时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您吃，您吃。”

“我本要夹给你的，既然你自己动手了，我也不用劳动了，你吃吧。”

“先生劳苦功高，我本意也是要夹给先生的，还是您请用吧。”

“你吃你吃。”

“您用您用。”

最后谁也没再吃。窗外齐刷刷的一排六个小脑袋看了个真切，馋得口水直淌，经过一阵紧急商议，等盘子抄下来以后，谁也不准动，让娘给均分成六块，每人一块。议定完后，六个小脑袋又都挤在玻璃下，流着涎水看大人吃喝。

半斤烧酒下肚以后，张先生推杯要面。

“再喝点儿吧，不够再去打。”郭希贤让道。

“不喝了，再喝我就吃不下饭了。这火候正合好儿。”张先生此言不假，果然是恰到好处。

高氏端面上桌，张先生稀里哗啦，不大功夫下去了五碗不太满的面，而且每次都只捞条，汤水原封不动，使得高氏无法实施丈夫的计谋。

一旁的郭希贤看得直了眼，心尖疼得难受，恨不得劈手夺下他的饭碗，抽他两嘴巴。